

海边文丛·小说卷



海 魔

楼存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PDG

海魔

楼存华 著

HAIMOHAIMO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魔/楼存华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11

ISBN 7-5059-3493-7

I. 海… II. 楼…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227 号

书 名	海魔
作 者	楼存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刁小林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舟山市定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开本
字 数	260000
印 张	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493-7/I·2664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浓郁海洋风味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示了一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风云诡谲的生活图景，真实记录了马鞍列岛渔民头上三把刀（渔霸、海盗加风暴）的苦难状况，艺术化呈现了大海洋充满神奇的巨大魔力，对发掘人生的苦难，人性的弱点和未泯的良知作了努力探索。小说语言流畅，人物鲜明，风土民情醇厚，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谨以此篇献给我爱的和爱
我的亲友们！

主 编：王建业

策 划：温 故

编 委：方 牧 王建业 叶宗轼 来 其

何信峰 徐荣木 温 故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三，莲化岛富甲一方的渔行主刘利云家出了一件大事。发生这件大事的同时，岛上穷得叮当响，企图抢亲成婚的李小根家也爆炸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新闻。

三月廿三俗称娘娘暴，据老辈人讲这个暴不发则已，一发决不是隔靴搔痒的小玩笑，所以这一天看上去天很灰暗。天很灰暗的样子，刘利云心里就很憋闷。

刘利云是早早起床的，他穿着阴丹蓝长衫，不声不响地照例来到堂屋中央，在供奉着祖宗牌位和关公神像的祭台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无力地坐在白条藤椅上。

刘利云今天心口突然有点隐隐发痛，这莫名其妙的痛感使他无端产生阵阵恐慌，所以当刘利云的老婆菊香发现刘利云木头一般呆呆坐着的时候，不由大吃一惊。

“你，你咋了？”

刘利云缓缓睁开眼，看着面前这个娇小玲珑的爱妻长长叹了口气。

“你，也该洗脸嗽口了。”菊香还是奇怪地盯着刘利云，不断地试探着丈夫有点阴沉的表情。

刘利云站起来，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轻轻挥挥手：“去吧，我不要紧。”

菊香还是不肯轻易走开，继续追问：“你肯定有啥心事瞒着我。”

菊香的话让刘利云十分感动，他蓦然涌上一股暖流，伸出手去，轻轻捏住爱妻的小手。

刘利云说：“我真的不要紧，只是胸口有点发闷，兴许一个人坐坐当即会好的。”

“那我叫阿青给你煎点参汤喝。”

“参汤算了，”刘利云重新坐回藤椅，重新闭上眼，“你还是把阿龙叫来吧。”

菊香答应一声，立刻走了，她晓得这个时候，兴许最需要的就是阿龙。

刘阿龙是刘利云的过继儿子，视若掌上明珠，十三岁起跟着刘利云跑船头，闯码头，风里来雨里去，是刘利云的一只手，刘利云最得意或最不得意的时候，总要和阿龙聊天散心。

一会儿阿龙过来了，毕恭毕敬站在刘利云面前，在刘利云指了旁边的一把竹椅后才稳稳当当坐下。刘利云对这一点十分欣赏，家家有规，国有国法，如果一个人没有站相、坐相、吃相、那还了得，这份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正需要阿龙这样的孝子来继承。

“今天夜里我胸口一阵一阵银针戳一样痛，这事情从来没碰着过，心也惶戚戚惶戚戚的总觉得要出啥事体。”

“阿爹，你千万不要多想。不会出啥事体的，即使出了啥事体我们刘家也不怕，本地有干爹，南边有祥林阿伯，就是到上海十

六铺码头，刘字旗一打，啥人还敢放一个屁。”阿龙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利云，企图从刘利云的眼神中读出啥东西来。

“话是这样说，我想来想去，别的也用不着怕，怕就怕光头良财，到今朝还没有下落，这其中会不会有点疙瘩，这几天乱梦地里常看见光头良财在大戢洋里耀武扬威吆三喝四的样子。”

刘利云的话让阿龙格噤一下，阿龙何曾不担心光头良财失踪会给刘家带来的后果。那一次阿龙首次代替光头良财押渔货去上海，途经大戢洋遭遇蒙面海盗，其中一个飞身跃过来的汉子无论咋看都像光头良财，如果光头良财真成了啥帮的海盗，那么对刘家冰鲜船的威胁自然比其他的海盗大。光头良财真是刘家的一块心病啊，但阿龙还是宽言安慰道：“阿爹，别怕他，在这陈钱山地盘即使他是一条蛟龙也腾不起太大的浪头。”

美孚灯淡黄的灯光把刘利云的脸罩得幽然，他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阿龙，然后，一字一句说出一串话来：“阿龙啊，我们还是要买像什，没有这个东西，生意会越来越难做。这样吧，你赶紧再去一趟南边跟祥林哥联络一下，再买二十根像什来。据说外面风声紧啊，不备点恐怕要吃亏。”

阿龙听罢，赶紧说：“要去今天就走，看样子这娘娘暴是要来的，暴前走，暴后就可打回转。”

“也好，一路多加小心，阿爹等你的好消息了。”刘利云点了点头。

阿龙走了，阿龙走的时候堂屋大门咣一声打开了。刘利云才发觉天已经大亮，从天窗穿透进来的天光把屋里的一切映照得清清楚楚，刘利云慌里慌张地一口吹灭美孚灯，这才觉得心口不那么疼痛了，舒气也流畅多了。

刘利云痛痛快快走出门去。一片微弱的阳光从浓重的云缝

里飘落下来。鸡棚里那只高傲而漂亮的大公鸡重新长着脖子对刘利云“喔喔”歌唱一遍。刘利云微微露出笑容，转过头去，大喝一声：

“快端盆洗脸水来。”

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李小根已经在黄泥小屋里呆呆坐了好几个时辰。这时阳光开始慢慢渗透进来，照得他脸上菜叶一般黄。

李小根膀大腰圆，力气大得惊人，曾经独自把一只小舢板拖上沙滩而脸不变色心不跳，唯独在婚姻上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羞羞答答，语无伦次，所以二十三岁了还没成家。姐姐几次三番征询他的意思，他都无法认真说清楚，只含糊其辞说：“随你吧。”

李家只剩下出嫁的姐姐为小根婚事奔波，终于说了一门亲，姐弟俩高兴地没有话说。也担忧地没有话说。家里一贫如洗，连坐的凳子也是一根树桩随便做的。天快亮了，姐姐站起来顿顿有点发麻的腿，说：“抢亲船快来了吧，我去准备准备。”

抢亲成婚是三宝岛穷人家不成文的婚姻公约，没人笑话，只要双方家庭默认即可，李小根曾经参加过抢亲，想不到别人要为自己来干这事了。他有点黯然。

小根姐姐绒花正要出门时，姐夫来了，挑着一担米酒，一头吊着一块猪头肉，一头吊着一挈鱼鲞，众多小孩跟着一齐喊：新郎新郎，夜头蛮忙，一夜不忙，新娘发痧。姐夫阿毛回头笑着骂小孩，绒花说：“今天高兴日子，让他们闹吧，三天无大小，老辈人的规矩。”

阿毛于是把担子放下，说：“好好，去沙滩上看看，新娘子船

来了赶紧报一声。”

小孩一哄而散，吵闹而去。

绒花说：“除这东西刘老板说啥了？”

阿毛说：“这东西还他两担乌贼鲞，还是雇他柯一冬带鱼，随便我们。”

绒花说：“那还是还他乌贼鲞合算。”

小根愤愤然道：“有啥合算不合算，反正是一笔账。”

三人开始闷着头收拾屋，准备祭祖，绒花想：阿爹阿妈总算可以阖眼了，李家有顶香火的了。

差不多快收拾完的时候，一个小孩飞快地边奔边喊：船来了……船来了……

很多人从屋里跑出来，看，阿毛和绒花也慌慌放下手中的活，登上岗墩，看。

远远的海面，有一颗小黑点缓缓移近，太阳波光在周围跳跃，一只细纤的白色鸟从小根头顶飞过，向小黑点追去，但小根渐渐发现小黑点不止一颗，是二颗，三颗，这绝然不是他的抢亲船。

阿毛也看出苗头不对，低声对绒花说：“是沙飞船。”

最后大家都看出来了，是三只沙飞船。

沙飞船是江苏渔人的一种船型，经常走内港，今天居然在娘娘暴前出没，莫非是强盗船，沙飞船经常被强盗征用，小根心里掠过一丝不安，赶紧脱掉罩衣，奔进后屋在柴堆里抽出大刀片子，握在手里。

马鞍列岛洋面开阔，岛礁丛木，水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一打，英国佬逼清政府割让舟山赔款，马鞍列岛当在其中，后来清政府反复权衡利弊，觉得英国佬占了舟山对整个东南沿海威胁太大，决定改由香港换舟山，抗日战争一爆发，日本兵舰在莲花岛岙门口停得密不透风，源源不断向大陆增兵，松沪保卫战极其残酷，日本人最后取胜，重要一点原因是日本控制了整个马鞍列岛的海空权，光复后渔人的眼前终不见刀枪兵官都松了口气，以为太平日子到了，没想到海盗突然都冒了出来，胆大的三五人一聚，端上一根木锹柄就可敲诈勒索，横行乡里，劫一只冰鲜或一条商船，发一笔横财然后作鸟兽散。

六指头历来非常痛恨在他眼皮底下抢他的生意，特别是自以为保护得十分安全的几大渔行，像刘记渔行的刘利云，王记鱼行的王昌发，倪记鱼行的倪仁泉，所以他就特别痛恨这些捞一把散伙的散兵游勇。

廿三这一天大清早，六指头轻轻擦拭着快机，把镜面烤蓝擦得一尘不染。他喜欢擦枪，一空下来把手中的两支枪擦了又擦，擦了又擦，然后把子弹一粒粒推上膛，再一粒一粒退下来。他擦枪的时候不许打扰，底下人最害怕他擦枪时有重要消息急需向他通报。

但有三个人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他汇报军情的，一个是他的换帖兄弟一中队长志林麻皮，一个是他的亲弟弟蟹钳，另一个是统管财务的爱侄潘金生。

这时候蟹钳风风火火推门而入，慌慌说：“阿哥，你派出的船已经出发了？”

“嗯”。

“坏了，阿哥，你怎么这样草率行事，这样大的事应该要和我

商量一下。”

“这事怎了，小小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呀你呀。”蟹钳在六指头对面坐了下来，咕噜喝了一大口水。”我晓得你心里想啥？”

“啥？”

“第一，那次血洗黄龙洞后没有给大成班兄弟太多太多好处，他们有怨言，扬言要报复。”六指头停止了擦枪，对蟹钳不住点头。

“第二，血洗黄龙洞后，王贵德在泗元山不死心，时时在瞅机会跟我们搞一手，最近听说去了吕泗洋面，跟那帮江苏佬有些生意来往，阿哥恐怕日后会受他的暗算。”

这回六指头微笑着摇摇头，重新掏出枪膛子弹又一粒一粒顶上去。“王贵德有啥能耐再跳来，有几条傢伙？有几杆人马？怕他作啥。”

“还有一事你的心里在想阿祥……”

“对。”六指头把枪往桌上一搁，立刻跳起来，“希他娘的匹，海上几个兄弟都怕碰上台州贼的人，这台州贼无缘无故要跟我作对，希他娘的匹。”

“所以，今天派船去莲花你真是昏了头。”

六指头一脸迷茫，眼睛定定看着蟹钳。

“他是啥人？你还不清楚他与台州贼的关系，你何不利用这层关系来缓解眼前乱糟糟的局面。”

六指头猛然悟透其中的利害关系，感到事情重大，情况不妙，他坐不住了，说：“快，快叫志林召集人，上船，奔莲花。”说完，他一头撞出来，撞进隔壁的侍卫室，恶恶地捶了侍卫鸟脚的背脊。

菊香绵软软像只宠猫窝在刘利云的膈肢窝里，每天起床后菊香要做这样的情景，她不为别的，就为了自己的情感依托。

菊香是从脂粉堆里嗅大的，菊香从小失去爹娘，被人拐卖了好几处，最后卖到沈家门天香楼。第一次接客便碰上刘利云。俩人燕尔新语，卿卿我我，说不完的情话。刘利云迷醉了，他花重金包了半个月后决定要把她赎出来带回莲花岛。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菊香时，菊香紧紧抱住刘利云的身体，深情大哭。她这一生流浪四方，漂泊无着，阅尽人生的种种苦难，今日终于碰上刘利云，那般万种滋味翻江倒海，怎不放声大哭。刘利云反复安慰，立刻奔到老鸨母面前，把一船运往宁波的乌贼鲞全部交给了这位表情木讷、冷若冰霜的老女人，立刻牵上菊香的手回到了莲花。

菊香晓得她的丈夫拥有很多财产，是莲花岛乃至马鞍列岛最富的人，不仅在陈钱山开着渔行，米行，而且在蓬莱还广置田地，修造房屋，至于具体数目她不清楚，只听过光头良财说刘利云的钱足可以买下整个十六铺，这话令菊香又惊又喜，喜的是刘利云财富横溢，惊的是树大招风，招来莫名杀身之祸。她不敢想象失去刘利云后如何地流落街头，沿街乞讨，抑或重新回到脂粉楼里，强颜欢笑，倚门招客，那种滋味她再也不想尝了。所以当隐隐约约听到刘利云要购买枪支武装冰鲜时，心里顿然不安起来，总预感会出什么事。她几次想从刘利云地方掏掏真实情况，可这念头一闪而过，总是话到嘴边被轻易地让刘利云击碎。刘利云从不跟她谈渔行里的事，刘利云只要求她做个好女人。当然自从走出天香楼她咬着嘴唇发过誓，除了刘利云决不迎候任何男人的目光。她努力这样做，刘利云当然十分满意菊香的举动，可

以放心在外边做事。但菊香就怕刘利云出事，隐约里看见血糊糊的东西在眼前飘动，今天她依然有这种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依偎在刘利云身边，但眼睛一直瞄看门外，似乎门外即刻就要发生点事情。

刘利云对胳肢窝里的女人有一股说不清楚的爱怜，菊香太美丽了，美丽的有点放心不下，心里筑起的一道鸿沟始终把菊香圈在里面，直到她进入自己的胳肢窝，才毫无戒备地和她说笑聊家常，她看见菊香快活的像一只要飞起来的鸟，这道沟渐渐填平了，变成一条光明大道。现在，太阳热辣辣地从阴厚的云层里射落下来，把灰暗的天空刻划得支离破碎，也许这片天空洒落下来的又是一阵绵闷的春雨。

突然，外面传来尖锐的喊叫：强盗船来了……强盗船来了……

烟雾立刻在刘利云面前迷蒙。他一惊，倏然推开菊香要往外走。菊香被刘利云的快捷弄得木楞，下意识抱住他枯瘦的胳膊，生怕一转眼从眼前消失。

“菊香，你放手，你没听见外面在叫强盗船来了嘛。”

刘利云浑厚凝重的话更让菊香揪心，有了钱，就怕有人从她的手中抢走钱，这抢钱的总要弄的你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菊香，你快放手，我要去抄傢伙防着。”

拿傢伙防身岂不更要引火烧身？菊香惊恐万状，她死死拖住刘利云不放，以至用力过猛，差一点把刘利云搥倒在地。“你快躲躲吧，让阿青去应付一下。”

刘利云大大翘起了一下有点光火了。他使劲甩掉菊香的纠缠，整了整长衫，轻轻掸去沾在袖上的几点尘埃。刘利云说：“你晓得啥？我化了那么多铜钿，买通了三关六码头，扯起刘字旗哪

人不礼让三分，今天居然有人上门来捣乱，我倒要看看是啥人如此猖狂。”

这时，伙计阿青慌慌张张跑进来，话也说得连贯“阿，大阿哥，大事不好了，强盗船，强盗船……”

刘利云狠狠白了阿青一眼：“啥大不了的事，话也不好好说。”说完，兀自坐下来，故意慢条斯理地呷了口茶。“啥样子的强盗船？”

阿青经刘利云一训斥，也静了下来，“沙飞船，已经上岸奔来了。”

“沙飞船！又是沙飞船！”刘利云的心格登了一下，眼前重新浮现出那次大戡洋差点喂鲨鱼的事来，内心一阵恐慌。那次也是沙飞船所为。难道这中间有一点关系，他再也镇静不下来去了，站起身来，衣衫的一角钩在桌角上，差一点把茶盅带翻在地。“阿青，快去，叫大家小心行事，别出……”

阿青走后，刘利云又想转身打开暗门去取一支藏了多年的快机，菊香突然跪在他面前，恳求道：“我求你，快去躲躲，别动手。”

菊香眼泪汪汪的样子把刘利云的心搞得微微动了一下，他不忍心让这位娇妻担惊受怕。他轻轻摩了摩她的乌发：“不要紧的，不会有啥大事的。他们不晓得我刘利云是谁，晓得了就没事了。”

正说着，外面嘈杂一片，杂乱的脚步纷至沓来，他突然意识到，再不能儿女情长了，迟一步也许真的要大祸临头，他迅猛推开菊香缠上来的纤纤素手，快步向暗门走去。

可是已经迟了，他刚走了两步，门被通一声撞开，一彪人马虎气生生闯进来，领头的立刻摘掉面罩，露出笑脸：“东家，刘老

板，我回来了。”

“你”，刘利云大惊失色，他颤颤巍巍快要立不住了，“你，良财。”

当阔头方尾两旁装着飞翼的沙飞船快速向莲花岛大沙滩靠近的时候，小根的脸颊狠狠抽动了几下，这帮强盗船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抢亲船行将到来的时候来，真他妈的晦气。

绒花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走过去，“这可咋办呢？新娘船来了可就咋办呢？”

阿毛老远喊：“快把那担糯米酒藏到芦柴里，还有肉，还有那挈鱼鲞，对对。”

一阵惊慌过后，人们开始乱糟糟地忙碌起来，大人小孩都把自己家里稍微值点钱的都匆匆往芦柴堆里藏，花被，米缸，锡器，女人赶紧从锅底摸一把锅灰胡乱往脸上抹，边抹边问旁边的男人黑不黑。女人的脸被涂抹得墨黑，只有两只眼珠子惊恐不安地闪烁，男人无奈地叹口气，这岂不是跟逃东洋人一模一样。

满来扛着一麻袋东西从小根面前走过，满来是跛子，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像摇橹的姿式。他对小根说：“强盗来了，赶紧把好东西藏起来。”说完一拐一拐走开去。

三个人看着匆忙逃离的人们一句话都没说，最后绒花说：“快去北边岗墩，说不定这会儿新娘子船正驶进来呢，阿毛，你上岗墩叫新娘子船扰北岸，千万千万别上南边大沙滩来。”

阿毛答应一声，弯下腰闪过去，在密密的刚长出绿叶的芦柴丛中穿行。里面零零落落蹲坐着人，有女人露着雪白的奶子塞住孩子的嘴，那孩子在硕大奶子的压迫下嘤嘤啼哭，哭声很沉闷，